

《原報》與《獵人文化》 的抗爭與回歸

『原報』と『獵人文化』の抗争と回帰
The Resistance and Return of the *Aboriginal News* and the *Hunters' Culture*

文・圖 | 吳宛憶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

當原住民運動的方向從都市轉向部落之時，誕生了《原報》與《獵人文化》；閱讀與比較這兩份刊物，其內容的「抗爭」與「回歸」雙重性質相當明顯。

《原報》的發展及內涵

《原報》催生者是魯凱族的台邦·撒沙勒。刊物創始於1989年11月，至1995年7月發行最後一期，共27期，發行時間為每月或雙月一期。由於人力物力的缺乏、成員彼此互動關係的不穩定，以及無專業組織形式存在等等，使得第6期與第7期出刊時間相隔幾乎一年；13、14期為合刊本，也改版成雜誌形式直到27期。我們可依刊物內容的轉變，將刊物分為前後二期，大致分別如下：

	前期 (1-12期)	後期 (13/14-27期)
社址	屏東市	13/14-22期：屏東縣內埔鄉水門村 23-27期：新好茶
主要成員	羅拉登·巫馬司、卡力多艾·卡比、台邦·撒沙勒、瓦歷斯·諾幹等四人	台邦·撒沙勒
刊物形式		直立8開、封面彩色印刷
刊物內容	全面性、泛原住民議題：時事新聞、專題論述、文藝報導及寫作、國際原住民動態與政策介紹	侷限性、部落的社區報：部落重建；部落之政經、文教、風土民情等

《原報》在發行五年之後停刊。據台邦·撒沙勒所言，一來是因為刊物資金始終不足，支持者亦不多；另外則是傳播媒介多元化，「刊物」已不是傳播訊息的唯一選擇。加上「好茶」名聲打響能吸引外來媒體報導等因素，他便收起《原報》，專心從事部落重建的文化工作。



《原報》創刊號（1989年11月），藏於中研院民族所。



《原報》在本質上屬於運動刊物，呼喚原住民知識分子回鄉參與部落重建，並實踐與自然共存共享的「部落主義」。《獵人文化》則戮力推動不同於街頭抗爭的「原住民文化運動」，在基層培養草根的反抗力量。

《原報》與「部落主義」

《原報》本質與精神，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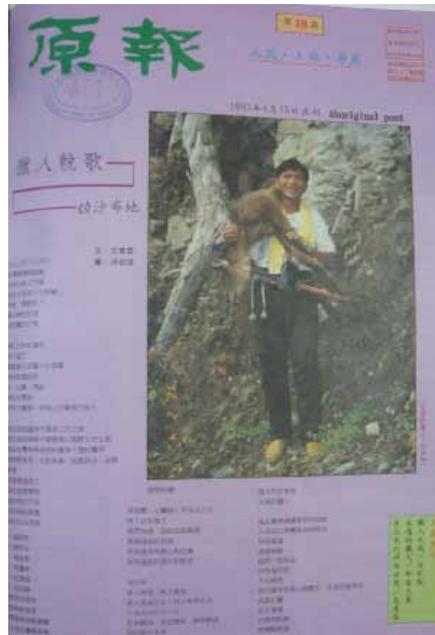
（一）《原報》的本質是運動刊物：羅拉登·巫馬司在創刊號〈原報創刊詞〉自稱「真正屬於原住民的報紙」，多做政治、社會性議題的報導與討論，表示這份刊物完全是為原住民而發行、完全以原住民的視角撰寫。刊物成員也經常從事社區文化重建運動，如重建舊好

茶、搶救大小鬼湖等活動，以及宣揚「部落主義」的理念。《原報》裡那些相應的文章，顯示刊物的文字內容與實際行動緊密連結。

（二）刊物與部落是原住民知識分子的發聲場域：綜觀刊物的發展過程，其實是原住民知青回歸部落，在基層當中建構理想的具體實踐過程。刊物內容大多是原住民知識分子對原住民議題的評論，與「部落主義」理論的建構實踐過程，並且不停地呼喚知識分子回鄉參與

部落重建。刊物試圖從漢人主流社會拿回歷史解釋權與資訊傳播權；如此一來，解釋歷史、傳播資訊甚至重建部落的工作，自然回到原住民知識分子的手中，部落族人則是處在被指導、被動員的位置。

(三) 倡導部落主義：台邦提倡的「部落主義」，建立在一個人類與土地尊重、和諧、對等的關係之上；透過重建自己部落的文化，來找回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及部落主體性。而原住民幾千年來與大自然共存共享的傳統思想，正是「部落主義」的具體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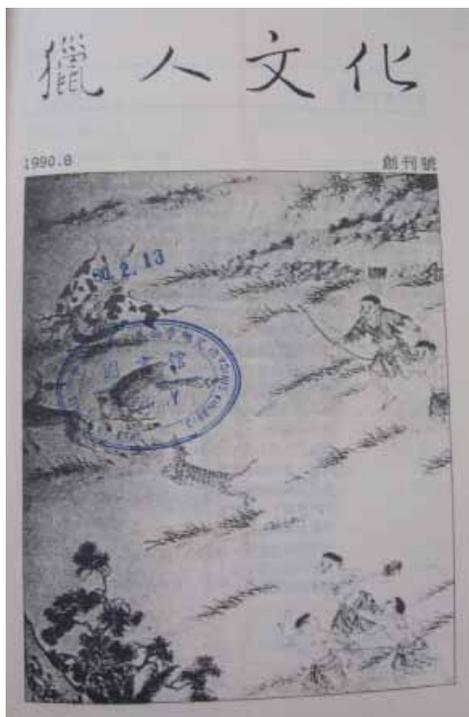
《原報》第15期，藏於中研院民族所。

《原報》第18期，藏於中研院民族所。



《獵人文化》的發展及內涵

《獵人文化》是由泰雅族瓦歷斯·諾幹與排灣族利格拉樂·阿媽在台中豐原創辦，為雜誌形式。1990年8月推出創刊號，1992年6月是最後一期，共18期，第11、12期為合刊本。合刊本之前為月刊，從合刊本開始改為雙月刊；皆於當月27日出刊，以紀念1930年10月27日爆發的「霧社事件」。刊物在第7期改版，從32開本改為16開本，內容亦稍做調整：原先大部分文章後皆附有「獵人觀點」做為小評，第7期開始則



《獵人文化》創刊號（1990年8月），藏於中研院民族所。

無。每期30至80頁不等，端視當時的經費與稿件內容來調整；第11/12期合刊本前多為48頁，從本期開始則多為64頁。

刊物的方向大致有原住民文學、原住民口語文學、原住民觀點、獵人報告、文物介紹等五項，包括社論、原住民的現代文學、口傳文學、各族文化介紹與各項觀點議題、部落報導等等；廣義來說，刊物內容涵蓋了整個台灣原住民族的精神文化層面。

其中的「觀光專題」，是刊物從第14至16期，花了半年的時間傾全力而做的專題報導，藉由台灣著名的原住民觀光地區如太魯閣、蘭嶼、廬山、日月潭等地，所探討的不是部落因觀光而繁榮起來的表象，而是經過國家與資本主義全面性的掠奪開發之後，其所受到的損傷在二、三十年之後變得明顯且嚴重。不過，受限於人力物力之不足，各個方向的比例無法均衡，大致集中在「原住民觀點」與「獵人報告」二項，而其他關於歷史文物的文章，則部分摘錄其他專家學者的著作，往往導致文章出現片斷與前後不一的情況產生。刊物每期均有「編後語」，用途是加強當期的主題論點以及交代編者的心路歷程。

「原住民文化運動」的實踐

綜合來說，《獵人文化》的創刊精神定位在「原住民文化運動」的實踐，與政治訴求為主的街頭運動明顯切割開來。編者認為原運各



即使回歸原鄉，兩份刊物在部落裡獲得的肯定，其實比不上從外界得到的掌聲。一是受限於部落經濟與教育程度；二則刊物本身「知識分子」的性格太濃，「從上而下」的視角充滿菁英式論述，族人亦可能因此感到疏離。

面向社會力的薄弱，源於草根組織及教育啟蒙的缺失；當大多數原住民知青戮力在政治抗爭的同時，相對地弱化了文化的抗爭。為此《獵人文化》亦籌辦文化生活營、民間學院及自我挑戰營等活動，著力培養草根運動人才與文化工作者，這也是刊物認為現階段原運應該進行的方向。另一方面，刊物在原運裡則扮演著「資訊傳播、強化精神戰鬥力與草根組織的結盟」的角色，從事最低層的聯繫跑腿工作，而非領軍帶頭衝鋒陷陣的人物。採取的作法是集合身邊人的力量，突顯地區性的現實問題，旨在爭取原住民的尊嚴以及求生存的基本利益。

瓦歷斯·諾幹在創辦《獵人文化》之前，已是很著名的原住民作家。劉錦燕指出，其書寫風格大致可以用「回歸部落」為分界。在此

之前，他將炮火集中於批判資本主義和國家機器共謀對原住民族的宰制；在此之後，部落空間經驗和族群歷史的耙梳則加強文章的深度。

《獵人文化》處在上述兩種書寫風格之間，呈現出瓦歷斯環境與心境的轉折。身為刊物主編，其選取的文章幾乎都在控訴整個資本主義與國家機器從古至今對待原住民的「罪惡」：外來者對原住民不斷進逼，不斷掠奪山地資源，更把不屬於原住民的生活形態與統治政權強加在部落裡面；當族人不得不離開部落、到都市裡尋求生存之道時，又無情地予以痛擊。總之，原住民只能等著被同化、被犧牲。

《獵人文化》與「原鄉戰鬥」

由於瓦歷斯將一貫的辛辣文風反映在刊物



《獵人文化》11、12期合刊本，藏於中研院民族所。

中，以及他對街頭原運別有一番想法，筆者將探討過後得出的觀點整理如下：

（一）批判黨國體制及主流社會：總共18期的《獵人文化》，均在訴說原住民個人與民族長久以來的苦難，而這些苦難是由以漢人為主體的執政者與主流社會造成的。瓦歷斯並未針對單一民族，而是站在「泛原住民族」的高點，與黨國體制及主流社會對抗，將造成族人苦難的原因突顯出來並且猛烈批判。筆者不禁認為，刊物隱隱透露出「沒有漢人，明天會更好」或是希望執政者能為此道歉、認錯的想法。

（二）回歸部落：瓦歷斯在刊物發行期間的「回歸部落」，還不完全是「人」回到部落的主張，他主要是把「關注焦點」回歸到部落，以深入報導與訪問、對談的方式，將部落裡的現實困境表達出來。除了能更具體地審視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對部落造成的莫大傷害，同時較能提出療傷止痛與復健的確實建議，避免像街頭原運那種過於廣大、空泛的主張而使部落族人無法接受。

（三）培養草根組織：在建構「原住民文化運動」很重要的部分，即是開發基層的抗拒力量、建立草根的反對組織。瓦歷斯認為原住民知識分子有責任成為部落裡的「領導」，培養草根人才與組織、協助族人認清問題所在，進而鬆動黨國勢力在部落裡的控制；同時重建民族的傳統文化價值觀，才能在抗爭的時候有穩固的基礎。

刊物的理想與現實

即使回歸原鄉，然而，兩份刊物在部落裡獲得的肯定，其實比不上從外界得到的掌聲。推究其原因，一為部落內經濟與教育程度不



吳宛憶

高雄市人，1978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題目為〈抗爭與回歸——原住民自辦刊物《原報》《獵人文化》的文本分析〉。現任千代田顧問公司專案人員，協助處理祭祀公業、神明會法人化與土地問題。

足，具理想性格的刊物對族人而言並無太大意義。另一方面，刊物本身「知識分子」的性格太濃重，主編以回歸部落的原住民知識分子身分，自視為重建部落的帶領者、理論建構者，因此刊物在部落裡的視角是「從上而下」，充滿知識菁英式的論述。雖然「由內而外」地在部落裡對外界發聲，卻不是部落族人都能參與的大眾型報刊，族人亦可能因此產生對刊物的疏離感。

《原報》與《獵人文化》的發刊時間，正好處於原運從都市轉向部落的過渡期，因此刊物內容的「抗爭」與「回歸」雙重性質相當明顯。一方面，兩份刊物接續了從《高山青》開始，以「原住民族知識分子」的身分評論時政、提出議題、向漢人政權與主流社會抗爭的傳統，在街頭原運沒落之際，將原運精神帶進部落，試圖使原運議題在地化。另一方面，刊物提供了論述平台，在文章內容中建構出回歸部落初期的理論基礎與可行方法，將原運理念放在具體生活的實踐過程，最終則是要能達到自治的目標；而文化工作者藉由舉辦文化營隊、部落重建、撰寫部落史、批判國家政策制度等方式，將放在都市裡的重心收回，帶領族人重新發現部落的價值。◆